

卷五



書名 秦漢文八卷 嘉靖中新安程良錫重校刊本
 撰者 明 胡纘宗 輯, 明 馬驥等 校
 卷五
 內容分類 集 總集-各代-上古漢魏六朝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4
 編號 D7831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3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4](#)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秦漢文八卷 嘉靖中新安程良錫重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秦漢文卷之一

天水胡纘宗編次

吳門馬驥黃省曾王寵校

新安程良錫重校刊

秦惠文王

詛楚文

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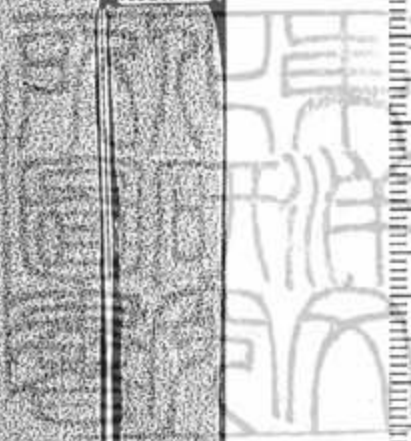
告于不顯大神巫咸

又秋本作不顯大沈又秋

以匹楚王熊相之多臯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秦漢文卷之五

天水胡纘宗編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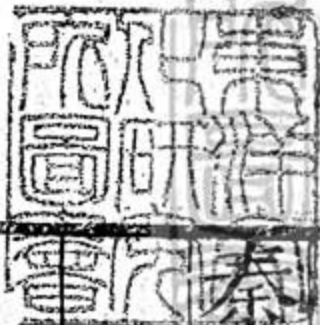
吳門馬騏黃省曾王寵校

新安程良錫重校

董仲舒

賢良策一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精性比且非愚臣
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
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



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師古曰不

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師古曰尚不知變

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

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

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師古曰彊音其彊勉學

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

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師古曰

旋旋詩曰夙夜匪解師古曰大雅烝民之詩也

亦同書云茂哉茂哉師古曰虞書咎繇皆彊勉

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師古曰繇讀

也適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

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

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

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

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

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師古曰著明

反著音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

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絃之聲未衰也夫虞

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
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
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
而所繇者非其道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亦類此是以政日以
什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
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
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
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
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明智故治亂廢
之人則能行道內無其質非道所化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諄
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
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
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
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師古曰今文尚
書泰誓之辭也謂伐紂之剛此蓋受命之符也
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曰周公視火為之瑞乃
德復故天報以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師古

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鄰近也言修德者不獨空為之而已必有近助也皆積善累

德之效也師古曰象及至後世淫佚衰微師古曰佚

與逸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羊

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師古曰

曰中音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師古曰畜讀

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繆而妖孽生矣師古曰繆

也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

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

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師古曰陶冶以喻造瓦



之生人有以於此也粹純也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

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也草上之風必

偃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故堯舜行德

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

之從上猶泥之在鈎唯甄者之所為師古曰甄

也鈎造瓦之法其中猶金之在鎔唯治者之所

鑄師古曰鎔謂鑄器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

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子貢對陳子禽之言也綏

耳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師古

日謂正月也音之成反正次王王次春師古曰解春秋書春王正月之一句

也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

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

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

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

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

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見天之任德

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

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

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蘇林曰卒以陽名歲尚德不尚刑也師古

日謂年首相春也即上所云王次春者是也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

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

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

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

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母乃任刑之意與師古曰與

讀日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虐

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

按春秋謂一元之意師古曰隱公始即位何一年而不言元年也



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師古曰易

稱元者善之長也故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

正本也師古曰視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

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

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

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師古

曰奸犯也音干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

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

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

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

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師古曰論語自悲可致此

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師古曰鳳鳥河圖比日王

無位故不至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

位操可致之勢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干高反又有能致之資

師古曰資材質也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

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

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

從利也如水之走下師古曰走音奏不以教化隄防之

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
 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勝者其隄防
 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
 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
 化於邑師古曰庠序教學之處也所以養老而
 行禮焉禮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
 有庠術有序
 國有學也漸民以仁摩民以誼師古曰漸謂
 浸潤之摩謂
 砥礪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
 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
 而悉去之師古曰去亦除
 也音丘呂反復脩教化而崇起之

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師古曰循順行
 也順而行之
 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
 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
 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
 先聖之道而顛為自恣苟簡之治蘇林曰苟為
 簡易之治也
 師古曰此說非也苟謂苟於權利也簡謂簡於
 仁義也簡易乾坤之德豈秦所行乎顛與專同
 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
 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師古
 曰濟
 也益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

頑抵冒殊扞文穎曰扞突也師古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厲心不則德誼之經為

頑抵筋也冒犯也殊絕也扞距也冒讀如字又音莫告反孰爛如此之甚者

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

巧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巧漫也所以泥飾牆也言內質弊壞不可修治也音

一胡反音莫干反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

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師古

曰下音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

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

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化之方可理也當更

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

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

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

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

而結網師古曰言當自求之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

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

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師古曰大雅假

樂之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

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

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群生也

賢良策二

臣聞堯舜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尚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師古曰從音千容反中音竹仲反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如堯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

在位七十載廼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師古曰辟讀曰避乃

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

盡善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加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善盡美矣

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

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

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師古曰謂若鼓方叔播鼗

武少師陽之屬也事在禮樂志天下眊亂萬民不安師古曰眊不明也音

莫報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

賢聖是以闕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臣

日昔文王賢臣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

即三公也師古曰濱淮也即就當此之時紂尚

在上尊卑昏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

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

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師古曰見繇此觀之

師古曰繇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

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師古曰

載孔子之言也武周武王樂也以其用兵伐紂故有慙德未及善也此之謂也臣

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

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

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

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師古曰論語

遜順也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

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

自知也孟康曰琢素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

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

之學長則授諸位

服虔曰在位當知材知自有益於政也應劭曰隨其材之

優劣而授之位也師古曰應說近之謂授之位以試其材也

爵祿以養其德

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

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

康之隆圉圉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

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

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

師古曰申上不害也商商鞅也

憎帝王

之道以貪狼為俗

師古曰狼性皆貪故謂貪為貪狼也

非有文德

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

師古曰誅實也為善

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

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

造偽飾詐趣利無耻又好用慳酷之吏

師古曰慳痛也

音千感反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

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

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

以刑民免而無耻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以政法教導之以刑戮整

齊之則人苟免而已無耻愧也

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

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

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

德歸誼師古曰夜郎西南夷也康居西域國也說讀曰悅此太平之致

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

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

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師古曰曾子之書也

曾子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

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夙寤晨

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

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師古曰厲請惟

勉之也一日砥礪其行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

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於太學太

學者賢士之所關也師古曰關山也教化之本原也今

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師古曰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

書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

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

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

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

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

姓與姦為市

師古曰言小吏有為姦欺者守貧令小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也

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

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朱濟皆長吏不

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

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

師古曰訾與資

同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

師古曰非差次也

所謂積日繁久也故小材雖繁日不離於小官

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

師古曰害猶妨也

是以有司

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

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渾

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

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

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

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

之士可得而官使也

師古曰授之以官以使其材也

徧得天下

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

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

德而定位

師古曰錄謂存視也

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



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始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賢良策三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

師古曰論語載

孔子之言卒終也言始終如一者惟聖人能之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

承學之臣

師古曰言轉承師說而學之益謙辭也

復下明冊以切

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

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

臣淺陋之罪也罪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

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

徧覆包函而無所殊

師古曰函與建日月風雨

含同殊異也

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

道亦溥愛而亡私

師古曰溥偏也音普

布德施仁以厚之

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

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

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

也繇此言之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皆類此

天人之徵古今之

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

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

師古曰古謂古法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

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師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師古曰施設也陳設其序粲然有文以相接師古曰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師古曰食讀曰六畜飲衣音於既反

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

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師古曰孝經載孔子

之言性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

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

處善師古曰處於善道以為安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師古曰循順也

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

為君子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

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虚心以

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師古曰鉅大也故聖人莫

不以晦致明以微致顯師古曰晦與暗同是以堯發於

諸侯師古曰謂從唐侯升天子之位舜興虜深山孟康曰舜耕於歷山非

一日而顯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

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

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師古曰能盡衆

小則致高大能慎至微則著明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師古曰

日大雅大明之詩也翼七恭肅貌故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

業日致其孝師古曰兢兢戒慎也業七危懼也善積而名顯德

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

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

師古曰長言身形之積短自幼及壯也

積

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虐情性察

虐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

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鄉

之應形聲也

師古曰鄉讀曰響

故桀紂暴謾

師古曰謾與慢同

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

如日在天

師古曰晏然自安意也如日在天言終不墜亡也

終陵夷而

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

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寔微寔

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

以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

不乱復而不厭者謂之道

師古曰復謂反復道行之也音扶日反

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

師古曰言有弊非道由失道故有弊

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

行

師古曰眊不明也音莫報反

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

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抹溢扶衰

所遭之變然也

師古曰抹古救字

故孔子曰亡為而治

者其舜虛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

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

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質周上文

者所繼之抹當用此也師古曰繼謂所受先代之次也抹謂救其弊也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

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忠敬與文因循爲教立政垂則不遠此也此言百王

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

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

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

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師古曰言政和故不言

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

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

文致師古曰致至極也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真嘉道

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師古曰靡散也薄輕也昭明也

故本質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與仁誼之

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師古曰休美也建太平之道也臣

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奉道師之言塵能勿失耳

師古曰塵與僅同僅少也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

耗師古曰息生也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

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

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

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

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圉圉空

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

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謫而陵夷

若是師古曰安焉也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与有所詭

於天之理與師古曰與讀皆試迹之古返之於

天黨可得見乎師古曰反謂還歸也黨音他與反夫天亦有所

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

齒上傳其翼者兩其足師古曰傳讀曰附附是所

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

不動於末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

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

况人虐此民之所以囂上苦不足也師古曰囂

音教上怒聲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温而食厚祿師

曰載亦乘也因乘富貴之資力以与民爭利於下民



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厲其田

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師古曰蓄讀曰畜務此而亡已

以迫蹙民師古曰蹙音子育反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指謂轉裹蹶

也蘇林曰朘音鑄召俗語謂縮朘為朘縮朘音子六反寢以

大窮富者奢侈溢貧者穹急愁苦師古曰羨饒也讀與

衍同音弋戰反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

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

姦邪不可勝者也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故受祿之家食

祿而已不与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

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

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

魯師古曰儀子相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

而茹葵愠而拔其葵師古曰茹音汝曰吾已食祿

又奪園夫紅女利庫師古曰紅古之貧人君子讀曰工

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

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

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

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上赫師

尹氏具爾瞻

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節高峻貌巖上積石貌赫上顯盛也師

尹周太師尹氏也言三公之位人所瞻仰若山之高也節音才結反爾好誼則民

鄉仁而俗善師古曰爾汝也鄉讀曰嚮爾好利則民好邪而

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

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

而效之師古曰放依音甫往反豈可以居貧人之位而為

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

意也師古曰皇皇急速之貌也皇也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

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師古曰此易解卦大

三爻辭也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

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

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

之相魯亡可為者矣師古曰舍廢也言為君子

其所行則無可為也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

通誼也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者王正月何言

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繫系統天子不得自專也今師異道人異論

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

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



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
息師古曰辟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
所從矣

論限民田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
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
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
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
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錫之地又潁川澤

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
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
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
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
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
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
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
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
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

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繇役以
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司馬相如

上書諫獵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
忌勇期貴育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
孟說皆至大官呂氏春秋曰吳王
欲殺王子慶忌謂要離曰呂嘗以逐馬之江上
而不能及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
行不避狼虎戰國策范
睢曰賁育之勇焉而死臣之愚暗竊以為人誠
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

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漢書音義

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善
曰車塵言清尊之意也輿不及還轅人不暇

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

株盡為難矣善曰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
後有楚狐父以道傳羿羿傳逢蒙

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

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

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擻之變張揖曰銜馬
勒也擻駢馬

口長銜也善曰家語子曰郊之曰汎掃清路行
者必止莊子白樂曰我善調馬前有飾擻而後

鞭策而况乎涉豐草騁丘墟善曰毛詩曰湛
露斯在彼豐草呂



氏春秋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善

為丘墟鄭玄禮記注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

重不以為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

竊為陛下不取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

者避危於無形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兆禍

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

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懼此言雖小可

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喻巴蜀檄



漢書曰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累通夜郎焚犍微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

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

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

屈膝請和戰國策張儀曰儀康居西域重譯納

貢稽顙來禮記王制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北

也漢書西域傳曰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秦秋說題辭曰盛德則感越裳重譯禮記孔

子曰拜之而後稽顙毛詩曰自彼移師東指閩

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文穎曰弔至也番禺南海郡縣治也

東伐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顏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以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朝所以云弔也非訓至也太子即南夷之

嬰齊也閩越地名也越有三此其一也南夷之君西燹捷之長

言君者大之也燹蒲常效貢職

不敢墮怠論語撰考謹曰穿延頸舉踵喞然

育詹耳莫不貢職

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論語撰考識曰遠都殊

域莫不嚮風又曰孺悲

阻深不能自致鄭玄禮記注曰夫不順者已誅

而為善者未賞呂氏春秋曰先王之法為善故

遣中郎將往賓之中郎將即發巴蜀之士各五

百人以奉弊帛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靡有兵

革之事戰聞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與制張揖曰

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

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卒

燧燔張揖曰晝卒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張揖謂

注矢而持之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

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

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与巴蜀異主哉列編

謂編戶也淮南子曰編戶齊民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

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如淳口

也白藏天子位為通侯處列東第東第甲宅也

青在諸侯故曰東第張揖曰列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

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

無官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貧人君子肝腦塗中

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春秋考異郵曰枯骸

才今奉弊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抵

也亡逃而至於誅也一曰逃亡被誅而抵拒於

誅也如淳曰抵其罪而誅戮之也一曰誅者亡

不肯受身死無名謚為至愚無名言無善名止

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

合誠圖曰君殺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

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

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

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誠信之曉諭



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

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漢書景帝詔曰置三老孝悌以道民焉

方今田時重煩百姓重難也不已親見近縣張

到亟下縣道亟急也漢書曰道使咸喻陛下之意

無忽蜀城旁近鴨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

無忽

難蜀父老

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國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業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為諱而已以語難之以調天子因宣其



使指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六世謂自高相至武帝

威武紛紜湛恩汪濊韋昭曰湛音沉張揖曰汪濊深貌也善曰汪烏黃切

外滅鳥群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

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駝定

笮存服虔曰冉駝笮邛皆蜀郡西部也應劭曰蜀郡眠江本冉駝也文穎曰邛今為

越邛都縣笮今為定笮縣皆屬略斯榆舉苞蒲玄

日斯音夷張揖曰斯俞本俞結軌還轅東鄉將

報楚辭曰結余軫子西至于蜀都耆老大夫縉

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

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應劭

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今罷三郡之士通

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

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

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

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孟子曰禹之相

舜歷年多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

不可乎不可猶不堪也以其不堪為用故棄之也今割齊民以附夷

狄附謂令之親附也齊民已見上文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

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

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應劭曰巴蜀皆古蠻夷雅結左社之人也

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

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

其略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嘗聞其略畧矣韋昭曰粗猶畧也祖古切蓋世必有

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

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

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張揖曰非常之事其本難知黎民懼也尚書曰黎民



於變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泥

時雍張揖曰溢溢也郭璞三於解詁曰溢水聲也字林云四寸切古漢書為溢今為

行非也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

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張揖曰灑沈澹災曰灑

分也韋昭曰灑史經切蘇林曰澹音談言分其沈溺搖動之災也灑或作斯字書曰澹水索也

賜移切說文曰澹水搖也徒濫切顏師古曰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災也灑

所宜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

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腴膚不

生毛張晏曰躬體也孟康曰腠七理也韋昭曰腠其中小毛也蒲葛切郭璞三蒼解詁曰

胝躡也竹施切莊子曰兩祖女浣於白水之上者禹過之而趨曰治天下奈何女曰股無腴脛

不生毛顏色烈凍手足胼故休烈顯乎無窮聲

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喔

齟拘文牽俗應劭曰啞啞急足之貌也善曰啞音捏脩誦習傳當

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宗論叻議鄧展子曰字詁云叻今宏字

創業垂統為萬世規孟子曰君子創故馳騫乎業垂統為可繼

兼容并包而勤思乎三天二地已比德於地是地也地與已

并天是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濱莫非王臣毛詩小雅云濱涯也本或作賓是以六合之內

分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

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

靡有關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遠絕異黨之域

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孟子曰故

家遺俗流風善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

之則邪行橫作於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

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張揖曰為人

曰韓魏父子老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

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

路思慕若枯旱之望雨孟子曰湯始征葛伯民

戾夫為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

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

君鱗集仰流論語北考識曰賜風德宋均曰賜

謂西夷南夷也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闕沫

若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為閔也張揖曰沫水

牛入江微泔河張揖曰微塞也以木鏤靈山梁

孫原張揖曰鑿通山道置靈道縣屬越嵩辟孫

孫水之本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

施遠撫長駕長駕謂所駕者遠使䟽遯不閉名爽闇昧

得耀乎光明韋昭曰名梅憤切言䟽遠之國不被獲閉名爽闇昧後得乎光明言

化之所被者遠也郭璞三倉解詁曰名旦明也字林音勿尚書曰甲子昧爽孔安國曰昧早日

也爽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明也

中外提福不亦康乎說文曰提安也音支夫極民於沈溺

奉至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

天子之急務也陵夷即陵遲也史記張釋之曰秦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

漢書作陵夷至二世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

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毛詩序曰

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

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減五下

登三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為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觀者未覩旨聽

者未聞音猶鷦鷯已翔乎廖廓而羅者猶視乎

藪澤悲夫樂緯曰鷦鷯狀如鳳皇爾雅曰廖深也空廓廖廖也於是諸大

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

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

身先之敝罔靡徙遷延而辭退尚書大傳曰魏文侯問子夏子

夏乃遷延而退

東方朔

客難

漢書曰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推意放蕩終不用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儀張壹當萬乘之主而身

都卿相之位如淳曰都謂居也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

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自家之言不

可勝記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禮記

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好善樂道之效明白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

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

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

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事史記韓信曰臣事項王官不過侍郎位不

過執事意者尚有遺行邪遺行已見同胞之徒無

所容居其故何也蘇林曰音胞胎之胞言親兄弟也東方先生

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

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孟子謂充虞曰彼一時也

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

權相擒以兵慎子曰昔周室之衰也厲王擾亂天下諸侯力政人欲獨行以相兼



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張晏曰周千八百國在

鄭燕趙韓魏秦中山春秋孔演得士者強失士

者亡故說得行焉孔叢子子思謂曾子曰今天

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

昌夫士則亡之秋也有倉稟蔡邕月令章句曰穀澤及後世子孫長

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連

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韓詩外傳曰君子

孟與村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

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列子曰楊朱見梁惠王

記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遵天之道順地之

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

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

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

及節効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

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文子曰辟悉力

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言上書忤旨使蘇秦

張儀与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

侍郎乎應劭漢書注曰掌故傳曰天下無害雖



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貧者無所立

功故曰時異事異韓子曰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故

則事異日時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曰鼓鍾

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毛詩小雅文也毛萇

日有諸中必見於外也又曰臯澤也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大公體

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乃於文武得信厥說封

於齊七百歲而不絕說苑鄒子說梁王曰太公

齊此士所以日夜孳孳脩孝敏行而不敢怠也

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善舜之徒也譬若鵲鷓飛且鳴矣毛詩

被鷓鷓鳴載飛載鳴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

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

人之匆匆而易其行天有長度地有常形君子

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

不愆何恤人之言皆孫卿子文水至清則無魚人至

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

塞聰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薛綜東京賦注曰

不急之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

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論語曰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



人弗求僊檢身若不及與枉而直之使自得之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皆大戴禮

孔子之辭也家語亦同王肅曰雖當直枉從容便自得也優寬和柔之使自求其宜也揆度其法以開視之使自索得也趙岐蓋聖人之教化

孟子注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

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覲許由

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史記曰勾踐之棲會稽范蠡今

甲辭厚禮以遺吳後欲伐吳勾踐復問蠡蠡曰可矣遂滅之天下和平與義

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

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史記曰樂毅去趙適魏聞燕昭王好賢樂毅為魏昭王使於燕七時以禮待之遂委質為臣下又曰秦卒

用李斯計謀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漢書酈食其謂上曰臣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

乃說齊齊王曰廣以為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

然迺罷歷下守戰之備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

也子又何恠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

筵撞鍾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

服虔曰筵音管張晏曰蠡瓢也文穎曰筵音

突莊子曰魏牟謂公孫龍曰乃規七而求之以

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不亦小

乎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



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撞之以筵豈能發其音聲哉猶是觀之譬由鼯鼯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如淳曰鼯音精服虔曰鼯音劬李巡爾雅注鼯鼯一名奚鼠應劭風俗通曰按方言豚猪子也今人相罵曰孤豚之子是也說文曰靡爛也亡皮切靡與糜同古字通也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

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眾賢之

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

集吳地率然輕舉之貌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

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

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春秋

曰越王欲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鍾鼓三年苦身勞力高誘曰靡曼好色也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流議猶餘論也

主譽竊為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

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

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

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於戲歎辭也於

音烏戲音呼可談何容易言談說之道何容輕易乎夫談者

有悖忽於目而佛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韓

曰聖人之救危國以忠佛耳或有悅於目順於

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

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

也論語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

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

子比干直言於紂乃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開龍

利此二臣者皆極慮尽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

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

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方謗君之

行無人臣之礼如淳曰漢書注曰果紛然傷於

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鄭玄礼記注曰戮猶

辱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

之人並進春秋考異郵遂及飛廉惡來輩等史

曰中滿生蜚靡蜚廉生惡來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輩長鼻决耳

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收之野二人皆詐偽巧

言利口以進其身論語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陰

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

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

為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

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鄭玄曰極猶已也故卑身

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喻煦煦喻終無益於主上

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論也兒也孝經鉤命決

曰驩忻慎懼嘔七喻七煦與嘔同音吁將儼然

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

損百姓之害拂與彌同則得於邪主之心膺於衰世

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門

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

亦可以樂而忘死矣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弟子者不敢忘

雖退而窮居河齊之間深山之中作壞室編蓬

戶尚彈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

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

其仁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人至于今稱之如是邪主之行



懼敬兒也居具切捐薦去几危坐而聽捐薦去几自賤

者之事先先生危坐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

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論語曰楚

狂接輿與歌而過孔子尸子曰箕子骨使遇明王

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

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

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耻辱負鼎

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

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

舍大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曰于渭之陽將

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女

漁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

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孟子曰推

恩足以本仁祖義戰國策蘇代說齊王曰襄有

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

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

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

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

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

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穆猶

思貌也孫子兵法曰令發之日士寢者涕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

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說文曰綿聯微也爾雅曰殆危也

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

施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

之用放鄭聲遠佞人論語顏回問為邦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

殆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澗以與

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

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

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初徐卿子曰萬物國無

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

囹圄空虛文子曰法寬刑鳳凰來集麒麟在郊

禮記曰鳳皇麒麟皆在郊數甘露既降朱草萌芽禮記曰天

玄曰膏猶甘也尚書大傳曰德光地序則朱草生遠方異俗之人嚮風

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

端若此易見呂氏春秋曰治亂存亡如可見如不可見而君人者莫

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

之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

李陵

答蘇武書

子卿足下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群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告之

因卑達尊之意也及群臣庶士相與言殿勤宣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

令德策名清時左氏傳僖公二十三年孤突對

策名謂君簡書臣之名清時謂昭帝之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小雅曰非

分而得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栢子新論雍門周鼓琴見孟嘗君曰

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所能令悲者遠赴絕國無在見期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振林風

蕭條則人傷矣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

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孝經曰能不

慚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

終日無覩但見異類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暢

夷狄韋鞬古豆韋鞬切幘川芮切以禦風雨糲肉酪漿

以充飢渴說文曰鞬臂衣也漢書董君緣憤傳

事便也毳幘羶帳也烏孫公全歌曰肉為食酪為漿舉目言笑誰與為歡

胡地玄冰邊土慘裂說文曰慘毒也但聞悲風

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

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杜摯笳賦序曰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

也傳玄笳聽序曰改葉為聲說文作葭毛詩曰駟駟牧馬吟嘯成群邊聲四

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

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賈逵國語注曰聊賴也上念

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左氏傳楚子曰古者

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夫戮杜預曰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身

負國恩為世所悲昔恩不報為負恩也鄭玄禮記注曰負背也子歸

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

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

今先君之嗣先君謂其父當戶也即廣之子更成戎狄之族又

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

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七亦切心以自

明列七粉切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王逸汁離騷曰

已矣絕望之辭也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

輒復苟活孟子曰馮婦善搏虎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左右之人見陵

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祗

音支令人悲增切怛耳爾雅曰怛憂也嗟乎子卿

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七忽切未盡所懷

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先帝謂武帝也

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漢書武紀曰天

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

卒五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

紀畧之集表云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尋被詔

書責臣不進臣轉引師前到浚稽山五將失道

詳此亦不云其名而塞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

之外入強胡之域漢書蕭何曰語天漢其稱甚美臣瓚按流俗語曰天漢其

言常以漢配天此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

美名也強平聲

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說文曰羈馬絡頭也然猶斬將塞

居展旗追奔逐北史記曰斬將塞旗之士臣瓚按取曰塞商君書曰戰勝

逐北服虔漢書注曰師敗曰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張晏漢書注曰驍勇

也若六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呂氏春秋管仲謂齊侯曰平原廣域

車不結執士不旋踵鼓之使三軍陵也不才希

之士視死如歸臣意謂此時功難

當大任呂氏春秋淳于髡曰臣堪矣說文作堪上勝也此匈奴既敗舉國興師

劉兆穀梁注日舉盡也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

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而去步馬之勢又

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初良

痛決命爭首漢書曰陵與單于連戰十卒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

持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

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

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火故切徒空也言空首奮

擊無復甲冑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

士為陵飲血血即淚也燕丹子單于謂陵不可

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復戰賊臣謂

李陵傳云軍侯管敢為軍旅候被校尉管之五

十七亡入匈奴因大進新兵陵戰蘭子山漢軍敗

於是遂降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

眾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

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

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秘計始得免毛詩曰

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又曰其從如雨何休公羊

傳曰僅况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

謂漢朝執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

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

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

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李陵前與蘇子

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驅隗虜離然南馳

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

厚恩下顯相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

德也琴操曰重耳將自殺子復隨之昔范蠡不殉會稽

之耻曹沫亡具不死三敗之辱卒子律復勾踐

之讎報魯國之羞史記曰吳王發精卒擊越敗

復於會稽勾踐令大夫種行成於吳王大會諸侯

勾踐自會稽七年撫循其士民吳王大會諸侯

於黃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乃請

成於越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

又曰曹沫者魯人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

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

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桓公與莊公

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問曰

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

甚矣今魯城壞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

魯地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

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漢書曰公孫敖捕得生

備漢於是族陵家此陵所以仰天椎直追心而

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

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蒯史記曰相

民請曰長安地挾上林中多空弃地願令民得
入曰收藁无為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
財物乃請吾苑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祖病
有人惡樊噲黨呂氏即曰上一日宮車晏駕則
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
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
呂氏執噲請長安又曰陳豨反韓信在長安欲
應之事竟呂氏使武士縛信斬於長安鍾室又
曰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著青衣行至鄭
逢呂氏從長安來泣曰願處故昌邑后許諾既

至白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徒蜀自遺惠不如誅
之今其舍人告越反遂夷三族黥布傳薛公曰
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說文曰蒲肉醬也鼂錯受戮周魏見辜錯

已見西征賦漢書曰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乃
免丞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尉守行縣至絳上侯
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自衛其後
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又曰竇嬰

景帝時吳楚反拜嬰為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為
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曰蚡不敬遂論嬰奔市

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

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

辱卒使懷才受諛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

不為之痛心哉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賈誼已見鵬鳥賦漢書曰

周亞夫諫上不用因謝病免相亞夫子為父買

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召請廷尉責問曰君侯欲

反乎亞夫曰所買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侵之

益急遂入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孟子曰千

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

如二子謂范蠡曹沫也言諸侯才能者被因戮不

雪耻報功也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

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

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先將軍謂

臣謂衛青也漢書曰元侍四年大將軍衛青擊

匈奴廣為前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處乃

忍責廣廣謂其麾下曰結髮與匈奴大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令廣部行迴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音義鄭德曰以刀割剄為切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劔不顧流離辛苦幾切巨依死朔北之野漢書曰漢遣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武會匈奴使使留宿在漢者匈奴方欲使送副使張勝許以貨物與常一人夜亡告之緹王等死虞常生得匈奴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武氣絕半日復息乃徒武北海無人處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也漢書曰武留匈奴

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鬢髮尽白老母終堂生妻去帷

武曰陵來時大夫人已不幸陵送此天下所希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

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加子之節况

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

乘之賞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

方土直以白茅以為社論語曰道千乘聞子之

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洪書元始元年武至京師

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

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



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言陵無功以報宗為孤恩宗戮陵母為負德論語自德不孤必有鄰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言陵忠誠能安於死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在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文墨顯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

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

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故人謂任立政大將

軍霍光上官桀等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漢書曰武

胡婦生子名通因楚辭曰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勿以為念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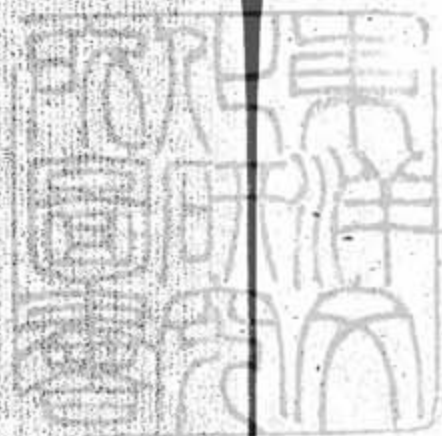
自愛老子曰聖人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秦漢文卷之五 終



上海圖書館藏

四



所
圖
書